

丹
懷
著

城市

Cheng shi de

岁月

上海文化出版社

城市
Cheng shi de
岁月
sui yue

丹
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的岁月 / 丹孃著. —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80740-652-5

I. ①城… II. ①丹…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6103号

特约编辑

黄惠民

策划

徐乐民

责任编辑

吴志刚

装帧设计

汤 靖 蔡 惟

书名

《城市的岁月》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 上海绍兴路74号

网址 : www.shwenyi.com

印刷 :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 1/24

印张

5

彩插

24页

字数

700千字

版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80740-652-5 / I · 577

定价

38.00元

告读者 本书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 021-64855582

摄影与文字的对话，思想与灵魂的交融，
丹孃的散文让我们在她的艺术瞬间里领略历史的永恒。

简庆福 (简庆福)

不论是用眼看城市，
还是用手书岁月，
我们都能感受到丹孃一颗与美和爱不能分割的心。

靳羽西 (靳羽西)

摄影家用镜头追求美妙瞬间，
作家用文字表现心灵波澜，
丹孃的散文，以一个真字，将两者融为一体。

赵丽宏 (赵丽宏)

丹孃的摄影像她的文字，而她的书更像她本人，
质朴中渗出优雅，既人情又人文。
她的摄影艺术如同一杯清幽的绿茶，
余味深长，回味无穷，
这是为什么我喜爱她的书。

谭盾 (谭盾)

丹孃，她以女性摄影师的独特视角去观察、感受、捕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书中所展现的质朴情感、对老上海的回忆、对新上海的展望和对生活的热爱，都让我深深感动。

司徒文聪 (司徒文聪)

序 言

丹孃，熟悉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位摄影技术与艺术表达上颇具实力，且不懈追求理想的摄影师。当她拿起笔，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时，其精彩可与她的摄影作品媲美。流畅而富有感染力的文字，折射出她的人生感悟与一座城市的昨日和今天……书中的图片大多以城市小品为主，有不少是在上海世博会上拍摄的，这些含蓄却充满张力的精美照片，保留了作者独特的眼光和一贯的唯美主义风格。

一个有思想善于思考的摄影人是不停下追求的脚步，丹孃就是如此。长期以来，无论在平面媒体做摄影记者，还是在电视台任专职摄影，她一直追求照片的内涵而不满足普通的记录。当年，在我担任东方电视台台长时，她曾是一名勤奋的员工，她以高质量的图片保留下了当时那些精彩的瞬间，如：APEC的焰火、阿依达的盛况、野斑马的绚烂……以后，她在摄影教学领域里又施展出自己的才华，在传授技术的同时，与学生交流文化与思想，深受师生们的欢迎。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是我们民

族百年的一个梦想，也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次集中体现，科技的创新、文化的传承、国民素质的提升，都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共同话题。作者利用这次世博会，找到感动自己的文化和写作的灵感，尤其是她在书中把人的心灵环保作为重要的内容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

这是一本凸显人文情怀的散文集，书中有作者的人生感悟和对未来生活方式的追求，她可以让读者领悟到：在这个多元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领域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甚至完成不同领域间的跨越。

胡劲节

2011年2月18日



老宅子身上的每块青砖灰瓦成为我生命中的另一种基因和细胞，
一种永存我心间的不朽的图腾。

石库门风情往事

小时候，常听家里的老人们说，我们这个家族很早就 在上海生活了，因为轮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我常常好奇地在想，太爷爷时代的这个家是什么模样的？爷爷这一代在上海是怎么生存的？父亲又是怎样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这座城市？虹口区、南市区、长宁区，复兴路、绍兴路、思南路，上海的许多地方都有过这个家族居住过的痕迹，不知在历史上的哪一年，这个家搬到了万航渡路446号最终落户下来，并且还偏偏和电影《色戒》里的“76号特务机关”做了对马路的邻居。

和上海滩其他的石库门建筑相似，我们这个楼有天井、客厅、厢房，也有阳台、壁炉、落地窗，还有两扇大黑门和两个大铜环。只是，从我记事起，从大人们的那些描述里才知道，这栋石库门里曾经住过我们家大大小小十多口人，乐施好善的爷爷奶奶曾经在此接纳过不少亲戚朋友。家境好的时候，给奶奶祝寿还专门请了戏班子在天井里搭台唱戏，每个房间里的家具都是那个年代最昂贵的。然而随着家境的败落，许多房间最后一间间地出让，以至于原先奶奶的卧室、爷爷的书房，都变成了现在的朱家姆妈、邹家伯伯们的住处，最后，我们这个“大户人家”只得搬到楼梯脚下以前车夫和佣人们住的屋子里。我常常从老保姆



> 100年前我的太爷爷和太奶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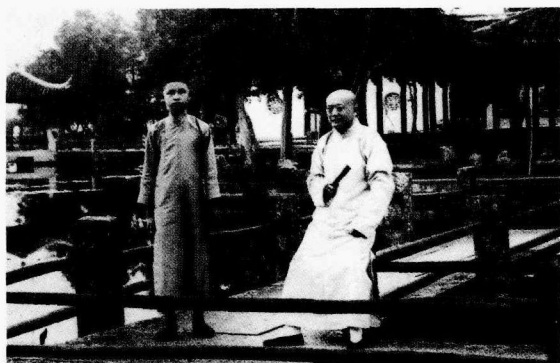
的声声叹息里感觉到老家的今非昔比，只是家里的那本老相册里还能依稀找回这个家往日的风光。

然而，这样一座普通的石库门却有着一段和这座城市一样值得骄傲的历史。上海解放前，这座老宅曾经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真是难以想象，父亲和我的叔叔以及他们的战友们当年就是在这个“76号特务机关”的眼皮底下进出于这座石库门，指挥和发动着上海当时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在窗台上放花盆做暗号，为秘密会议望风放哨，这些经常在电影里看到的情景都在这个老宅子里发生过。父辈们是以生命的代价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可是，这段历史的主人公却在解放后的许多场政治运动中惨遭迫害。老宅的见证显得如此的悲壮和苍凉，它无法为历史呐喊，最终无奈地在沉默中消亡……

历史故事可以从传说获取，而童年往事却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和我们家一板之隔的楼上住着王姓一家，

女主人颇有几分姿色，听说是以前“76号”宪兵队长的小老婆，抗战后这家男人被镇压了，王家姆妈就拖儿带女一直住在这里，据说这家的男孩是和楼下糖果厂的小老板私生的产物，为此，楼上楼下曾经发生过多起“夺子大战”。我常常背着家里的大人与那个男孩玩，最难忘的玩法是利用地板缝做“地下工作”，楼上的他趴在地上往缝里塞画片、香烟壳子，如遇上大人进房门就敲地板做暗号，那种刺激现在想想都会兴奋无比。可是，长期的“地下工作”的结果是：地板缝越来越大，楼上一拖地板楼下便下雨，楼上开个灯楼下就有一束光，更麻烦的是楼上半夜起身解个手，那直冲痰盂里的尿尿声自然也从天而降。当两家大人們的争吵声此起彼伏时，我们俩偷偷地玩得不亦乐乎。

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来说，童年的玩伴大都是邻家姐妹，朱家六个孩子中居然有五朵姐妹花，年龄和我相仿的自然玩得最好。在江南有六月六晒箱底



> 100年前我的爷爷和太爷爷

的民俗，在我的印象中，朱家姆妈每年过了黄梅就要翻箱倒柜地晒，常常会把那些压箱底的漂亮的衣料啊、绸缎被面啊等细软像变戏法似地抖出来，我一边闻着那股散发出来的樟木香味，一边期待着她手里下一个“戏法”的出现。人的记忆很奇怪，有时是一种气味，有时是一种声音，朱家的天井里高高的围墙上有一根自上而下直达阴沟洞的黑色漏水管，每当下雨时，管子里会发出很有节奏的漏水声，和着雨声的交织显得异常的单调和宁静。我常常喜欢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朱家雕花的门栏上，看着那围墙上淌下的雨水，听着管子里那种奇奇怪怪的声音。好多年后，当我听到谭盾创作的水乐时，突然触动了久藏在心底里的那种声音，体会着那种流进心灵深处的原汁原味的声响。

一般来说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孩子一定都有“捉迷藏”、“摸瞎子”的经历，楼上的邹家是我们儿时玩这类游戏的最好去处。白天父母上班，孩子个个可以称大王，家里的大橱里、床底下、门背后都是我们的藏身之地，一旦玩起来七八个“猴子”楼上楼下地乱窜，好不热闹。除了会玩，邹家的姐姐们个个都是女红高手，做衣服，打毛衣，纳鞋底，上鞋帮，常常是几个小板凳门口一放，楼里的姐姐妹妹们唧唧喳喳聚在一起做着各自手里的活儿。可是那时的我更喜欢像男孩一样在楼道的扶手上滑滑梯，在那个楼道的拐弯处，有个圆圆的柱子像站着的一个人的样子，我从楼上一滑而下，这个“人”就像守护神一样把小屁股挡一下，从来就不用担心会摔下来。



> 我的爸爸和奶奶

我还记得，在老宅的女伴中，有一个比我大两岁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住在楼上西厢房里的女孩，听老人们说起这户人家的事情来，就像小说里写的或电影里演的那样。女孩的母亲是解放前百乐门的舞女，从照片上看，完全是典型的那个时代的美女，只是邻居们都很少见到她，因为舞女工作的规律，她常常凌晨才回家，况且又都从老宅的小楼梯进出。我们现在已无法了解在这个女人身上发生过多少风花雪月的故事，只知道她的人生很短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套隆重葬礼的照片才“邂逅”了这位邻居。躺在棺材里的那个年轻女人惊人的美丽，那一一张张着了色的被厚厚的卡纸衬着的大照片，拍得非常细腻精致，红颜薄命的母亲留下一个孤苦伶仃的私生女离开了人世。“文革”后，那女孩被上山下乡的洪流卷出了上海，无奈地被分配到吉林省的某个小山村。一晃几年过去了，随着上海两位老人的相继去世，她没了返沪的退路，也就草草地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记得有一年她抱着自己的



> 童年时的我

孩子带着东北乡下的老公回过一趟上海，曾经的上海大小姐已是一个面目全非的东北农妇了，现实生活中的她，只有那双大眼睛和说话的语调还能让我感觉到一息少女时代的影子……

随着上海城市的变迁，这座老宅已被拆除，但它身上有过的每块青砖灰瓦都分明成为我生命中的另一种基因和细胞，一种永存我心间的不朽的图腾。曾经有过的这个家也不管是穷过还是富过，经历过多少的坎坷，留在儿时记忆里的都是最温馨的片断。老宅子里的那些风情往事也不会因为时间的久远而消失，它们永远和我和这座城市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老屋的冷暖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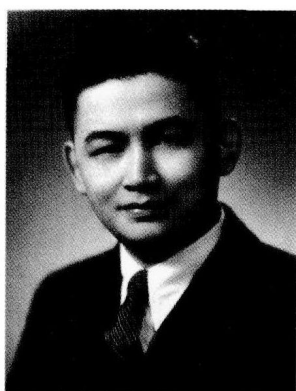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有的是一个值得炫耀的金色的童年，有的是一个不堪回首的灰色的童年，属于我的大概是后者，所以我的童年记忆也是灰调的。

记不得是从哪一天起，我来到了这个不太有亮光的屋子里，只是听老人们说我是被从长宁区兆丰别墅抱过来的。昏暗的屋子是爷爷奶奶的家，曾经的上海滩阔少名媛，那时已是历尽沧桑，勉强支撑着这个家。老屋里摆放着一些陈旧的家具，三面镜子的梳妆台，几只断了腿的凳子，少了胳膊的椅子，和一个吃饭时经常晃动的桌子。这些黯淡无光的红木家具就像褪了色的女子，更像一个没落



> 年轻时的我奶奶





> 年轻时的爷爷和奶奶

的贵妇，想端着一点贵气却早已没了底气。一个露出弹簧的旧沙发躲在暗角落里等待着它的末日，放在藤书架上的书东倒西歪着，因为，它的骨架不是断了就是残了，无力撑起那些厚重的书籍。屋里唯一的亮点要数那个从房梁上垂下的绿灯罩了，晚上亮灯后透出的那种翡翠般的淡淡的绿光给了我些许的愉悦，对着墙壁用手做出小动物的剪影是我童年的游戏。这个昏暗的屋子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放着一张极不协调的西式琴凳和一个还留着一点红漆的小圆凳，这两件东西就是当年父母留给我这个五岁孩子的全部家当了。

假如说，安徒生笔下的女孩是靠划亮一根火柴去想象温暖，那么，童年的我就是坐在那个圆凳上，趴在我的小桌子上，闭着眼睛想象着曾经有过爸爸妈妈的那个家，想象着被妈妈抱一抱、被爸爸亲一亲的滋味。因一场政治运动，爸爸被打成了右派，导致了父母的离异、家庭的破裂。我幼小的心里怎能弄明白这人世间的种种“因为”和“所

以”，又怎能料到这种结果带给我的是一生的伤痛？几十年后，我听到了当年家庭解体时的一个情景：那一天，眼看着家具将要被全部运走，我抢下了自己平时坐的那个小圆凳，一边叫着“这是我的”，一边拼命地跑着……即将离去的妈妈含着泪说：“再给她留个小桌子吧，以后可以做功课。”就这样，那张琴凳成了我的桌子，我带着自己的这套“家具”搬进了万航渡路上爷爷奶奶的家，从此开始了我的灰色的童年。

在爷爷奶奶的身边长大，自然能听到不少“那过去的事情”。我的太祖父年轻时就举家迁到上海谋生，是上海滩上较早的移民。年轻时的爷爷是个英俊而又风流倜傥的大少爷，凭着一口纯正的英语先后在上海工部局和一家外资银行里混得一个高管职位，同是杭州人的我的奶奶则是出身在一个中医世家，爷爷把这个中医世家中最漂亮的一朵花摘到了上海，完成了一段美满的姻缘。念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的奶奶后来当了一名小学教员。没有继承父业的她唯一的一点医术就是刮痧，记得小时候，一到夏天，我的背上、脖子后常被刮出一条条红印，据说此法可治中暑等多种疾病，而且颜色越深疗效越好。奶奶虽不太懂医道，但一提起自己父亲的医德医术却总是那样的神采飞扬，仿佛在数说着一件传世珍宝。据说，这位长者在行医时有其自定的收费标准，他给穷人治病不收钱，给富人治病则收费较高。在中国历代的各派医家里，确实有这样以仁术济世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名医被百姓传颂为“仙”。

这类朴素的家传对我当时幼小的心灵是极具感染力的。后来我还常听家人说起爷爷的故事，当年小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上海之后，还在工部局担任高级职员爷爷不愿为日本人做事而愤然辞职，失去了一份高薪收入，全家人的生活一落千丈，最后靠典当度日，过惯好日子的爷爷却对此毫不后悔。善良与正直就在老人的叙述中自然而然地在我心里埋下了种子。

当年昏暗的老屋里没有今天这样亮堂的书房，我常常坐在阁楼的木楼梯上，借着外墙的反光，啃完一本又一本中外名著。楼道里，掉着粉末的石灰墙上，一个大铁钉上挂着我的琴谱，不管“杀鸡杀鸭声”有多难听，我还是拉完了全套的《开塞》小提琴练习曲。当一首完整的《玛祖卡》舞曲从我指间流出时，我完全陶醉在了自己的音乐里。那个时候，抄歌并装订成册成了一种流行和时尚，做得最好的男孩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就像现在对歌星的崇拜一样。表弟不知从哪搞来了一台老唱机和一大叠唱片，偷偷摸摸地搬进了小阁楼，然后，我们紧闭门窗，灭了灯火，三五个伙伴头挨着头围着那台唱机，倾听着《梁祝》、《命运》、《摇篮曲》、《嘎达梅林》……那种震撼灵魂叩响心门的音乐，点燃了我们心灵深处年轻的火焰，在文学艺术遭遇践踏的年代，许多人在用自己的方法满足内心的渴望，当年这种音乐的给力绝不亚于文学对于这代人的熏陶。我常常感慨这份幸运，因为，这种美好的情愫陪伴了我一生。

人在幼年时，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更无法想象今天